



岁灯明处是归途

□洛水

时光流转，岁序更新，循着千年民俗脉络，我们将奔赴一场马年的新春邀约。

中国人的年，从来都不止正月初一的单日欢喜，而是以这一天为轴心，从腊月的寒意里启程，绵延至正月十五的灯火，熔铸了传统哲学、文化礼制和世俗生活于一体的隆重新年庆典活动。它承载了一个古老民族最深层的文化基因和生命记忆，藏着刻在每个中国人骨子里的家国情怀与亲情眷恋。

春节的开幕序曲，一般是在一碗滚烫喷香的腊八粥里缓缓拉开的。廿三祭灶，廿四掸尘，廿五、廿六蒸团子年糕，廿七、廿八杀鸡宰羊。大人们手脚麻利地收拾着新鲜食材，这段时间，一连数日，杀鸡宰鹅、剁肉馅的声音不时从各家各户的窗户传出；蒸团子年糕、炸油食的香味，从早到晚弥漫于大街小巷。其诱人的气味的、浓郁的过年氛围，闻着、看着，让每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充满了满满的幸福感。我每每念起，香气依然能从味蕾的记忆深处飘浮出来。

到了腊月廿九、三十，春节的高潮时分就来临了，家家户户会选良辰吉时，顺着涨潮时分恭迎太平菩萨。躬身叩拜间，满是对新年阖家安康、岁岁太平的祝愿。随着缤纷的烟花次第绽放，耳边仿佛传来最后一张日历即将翻过的“哗啦”声，除夕便悄然而至了。这天，每个中国人无论多忙，都要赶回家与家人吃团圆饭，一起守岁。守岁的除夕夜，家里的灯火彻夜长明，这灯火既有以光驱瘟辟邪的习俗，也有用

穿透黑夜的灯火延续未来光明的象征意味。这既是对过往日子的留恋和珍惜，更是对新生活的企盼和展望。

待到正月初一，晨光熹微，人们换上崭新的衣裳，先迎灶司菩萨归位，再带着祭品上山祭祖。扫墓时先供上祭品，燃上佛香，依次在坟前撒些白酒，点上几根香，再烧上两刀黄表纸。山间的小路松针簌簌，天空升起纸钱的悠悠青烟，晚辈们双手合十对着先祖的墓碑虔诚祝愿，希望祖先保佑自己来年顺遂安康。山风呼呼掠过林梢，吹在身上略感微凉，心底却升起无限暖意——那寒风里的温柔，皆是血脉缘分深处的声声回响。

从正月初二开始，是各家紧密安排走亲访友的日子，出嫁的女儿往往也会在这天回家拜年。正月初五和正月十五是新年过后两个特别重要的转折点。初五也称“破五”，初五前，家里的地要从外往里扫，垃圾堆在墙角，意为“积财”。到了初五，一大早，人们把之前积攒的垃圾倒掉，意为送穷。当日一切禁忌解除，各种生产工具可以启封使用，各行各业恢复生产。初五传说也是财神的生日，家家户户在鞭炮声中轰轰烈烈地把财神迎进家门，新一年的营生正式开启。

元宵则为整个春节交响曲的尾声，它与彬彬有礼、温文尔雅的拜年截然不同，元宵重在一个“闹”字。猜灯谜、打铁花、放花炮，游人如织、锣鼓喧天。人们以这样一种极其喧嚣热闹的方式，不仅让即将离家的游子记住了乡愁，而且也让每个静下来

过节的人，能够重新提振精神、满血复活，迎接下一个挑战。

母亲说，如果没有饥肠辘辘的切身体验，根本无法理解孩提时代对“年”的那种热切企盼和渴望，不可能产生那种“穷人富人”的独特心理感觉。

如今，生活在物质产品极大丰富时代的我们，既不缺山珍海味，也不缺时尚衣着，获取信息的途径和烟花款式也是从前无可比拟的，但过年却少了小时候的那种价值情绪，常常变得对年无感。似乎除了放假休息、娱乐游玩和群里抢红包外，既没有了对新衣美食的渴望，也没有了多少走亲访友、祭祀拜祖、祈福纳祥之类的实际需求。

在一众人眼里，特别是年轻人眼里，过年只是一个比平常多几天的长假期而已。如果遇上被家长逼婚的大龄青年，过年反倒成了额外的精神负担。比如吾家小妹，每年亲友聚在一起吃团圆饭，她总是能躲就躲；若实在躲不过去，面对亲戚的“炮轰”，总以沉默微笑为盾，装傻充愣糊弄过去，留下我母亲一地的长吁短叹。

如何让传统年味在时代变迁中焕发新生，增强青年一代的文化认同；如何守住年节承载的共同情绪，消融人际关系的疏离；如何借新春庆典的仪式感，为平淡生活添彩，品味生命本味——这些关乎文化传承与生活热爱的议题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用心思索、躬身践行，让马年的烟火，照亮岁岁年年的文化归途。

致新年

□储慧

风穿过四季的眼睛
抵达冬的脉搏

有一只飞鸟挣脱夜的鬼魅
在蜜蜂的耳畔
嗡嗡作响

你好吗？你还好吗？
……

切开夜的腹部
所有的问候和祝福
此刻凝结成一串串洁白的冰凌
在房前屋后，在每一张笑脸
绽放

窑内炉火未尽
窗外鞭炮齐鸣
温润的余光像天边闪耀的星星
把两个人的影子拉的又长又细

新年的瞳孔又一次敲响明亮的钟声

今夜无眠
今夜又如此欢喜

新年感怀

□姚崎锋

记忆里，曾所见的马往往是这样的：它被系着叮当作响的铃铛，拴在景区的水泥柱上或某处的围栏里，垂首等候着好奇的游客。它们的皮毛干燥蓬乱，四肢臃肿乏力，一双眼默然低垂，藏着化不开的迷离。

我总不愿承认，那就是我心里的马。它不该是这般模样。我心中的马，是草原上的精灵，皮毛该如缎子般油光发亮，即便在无风无月的夜里，也能闪烁出凝练的光芒；它驰过草原时像一颗流星划过天际，并被人们崇拜为“黑色神驹”。它的天性只有在草原上才得以回归；只有在草原上，才会奋起四蹄，仰天长啸。

常常想，自己何尝不是一匹中年之马。年岁渐长，沧桑爬上发际，四肢也添了几分沉滞，隐疾悄然攀附肩头，可内心的隐忍，却淬炼出更多的坚定。日子过得匆忙，上班、回家，步履缓缓，却从未偏离方向。

每到年末，总要盘点一下得失。最大的得莫过于孩子：虽然偶尔也会惹我气恼，却在不经意间一直成长，像老家屋后

的菜地，我未曾精耕细作，却总能收获满筐的惊喜。这份成长，是他赠予我最珍贵的幸福与喜乐。

如今，这匹小小的“马驹”，个头已超过我肩，也有了自己的主张，正在努力寻求平等的对话，偶尔也会有暖男的行动。让我明白，成长的路上，原是一场双向的奔赴，我们在磕磕绊绊里相互接纳，彼此照亮。我想，唯有以马的姿态，才能与他并肩而立——不是背负，不是引领，而是以同样的坚定，跟上他前行的脚步。原来心灵的强弱，从不在年岁与身形，而在那份内心的执着。哪怕我们只是一头踽踽独行的驴子，内心也要像一匹马，心怀旷野，无畏征途。

新年已经约见，在空旷的海岸线，站在冷冷的风里，将自己视作一匹中年之马，背负着过往的点滴，眺望着前路星光。纵使常常困于原地，只要步履坚定，心怀远方，总有一场蜕变的希望。

或许，这一路的隐忍与跋涉，早已被时光收藏，被每一个不曾辜负的日子温柔见证。

蒸腾新年的人间烟火

□薛晓波

儿时的新年，厨房里总是氤氲着热气——打年糕、做糕点，案板忙碌，蒸笼叠起，每一道工序都揉进了浓浓的年味。那是最温暖的新年记忆。

不知何时，这份亲手做的烟火气淡了。酒酿、糕点、汤团，渐渐成了超市的现成品。

今年，我决意把这份久违的年味找回来。于是跟着抖音上的手作达人，学做蒸糕、发糕、猪油团子、酒酿；又让“豆包”帮我整理配方、列出步骤。它很贴心，总是反复提醒操作要点：比如做酒酿务必“无油”，否则酿制过程容易变质；发酵温度不宜过高，不然酵母就被烫死了，只要把握住这些关键，便不易失败。

为了提高成功率，我还置办了不少“新家伙”——克度秤、温度计、发酵恒温器，让原本靠经验、凭感觉的传统做法，也变得科学而精准。

第一次做酒酿，只用了500克糯米。从泡米、蒸制、拌曲到发酵，全程揪着心，生怕米没蒸透、温度没控好，到头来功亏一篑。酿好之后，酒酿酸甜适中、香气浓郁，家人尝了都连连称赞。这份肯定，给了

我十足的底气。第二次，我便做了2000克，同样成功。

做发糕的经历更让我难忘。第一次全用面粉，按教程配比发酵、上锅蒸制。家里没有葡萄干，就切了些红枣碎点缀。出锅后喧软香甜、不粘牙，家人都夸好吃。可妈妈却说，她记忆里的发糕是糯米做的。

于是，我又尝试做起糯米发糕。按教程需将糯米粉与粳米粉按1:2搭配。家中无现成粳米粉，便用粳米干磨。结果蒸好的发糕塌陷发硬。后来才明白，干磨的粉质粗、吸水性差，远不如水磨细腻。换成水磨粳米粉后，终于做出了软糯地道的发糕。这让我体会到，传统糕点的配比与步骤，一点都省不得。

以前妈妈最怕做包子，因为发面常常失败。如今有了恒温器加持，再跟着达人教程，把融化酵母的温度精准控制在35℃左右，发面再也不是难题。蒸出来的发糕，面粉的喧软，糯米的软糯，各有风味，次次成功。

就连看似简单的猪油汤团，也在制作中解锁了舟山老家的门道。原来汤团馅并非简单将芝麻、白糖和猪油拌在

一起，而是要把板油细细揉进磨好的芝麻粉里。这样做出来的馅，猪油的醇香才能与芝麻的清甜恰到好处地融合，口感厚实却不腻——这才是记忆里那口地道的舟山味道。

新年里，家中的厨房就成了最热闹的地方。一家人围在一起做年食，揉面的、拌馅的、看蒸笼的、递工具的，分工合作，忙而不乱。蒸发糕、酿米酒，香气飘满整个屋子。窗外是舟山冬日的微凉，窗内却是热气腾腾的温暖。

妈妈以前总占据厨房的“C位”，现在她开始主动“让贤”，把这些技术活儿都交给我们来干。在亲手制作的过程中，我把小时候的新年味道，一点点复刻回来。从前总觉得这些工序繁琐又难，如今有了达人的指导、精准工具的辅助，再加上实打实的用心，按步骤来，其实一点也不难。

看着家人吃着自己亲手做的酒酿圆子、猪油汤团、软糯发糕，满口都是熟悉的老味道，心里满是欢喜与踏实。原来，年味从未走远——它就藏在亲手点燃的烟火气里，藏在一揉一捏、一蒸一煮的用心里。

岁末的绽开

□张旭东

菜市场的喧嚣里
悄然而至的年味晃着

带鱼抹着闪亮油脂 如银光刺穿旧岁
梭子蟹藏着丰腴膏脂 沉向向地横在钱眼间
黄鱼鲞 墨鱼鲞 鳃鱼鲞在风里裹着
晾出的咸香味厚了
诱勾着归人的脚步 声声催
像裹了层新年的蜜糖

微信的提示音叠着电话响
订单如层层催开的浪花
在屏幕上串成长长的线
一头系着烟火 一头系着盼望
所有的晨昏总是在岁末绽开

当卷闸门拉下
蓝大褂淹没了回家的夕阳
摊案上的盖布卷走旧历最后一页
我数着欢喜也数着新岁的黎明

新年的红火 正沸沸扬扬

定海古城的灯次第亮起

□俞跃辉

古城的灯次第亮起
哦！莲花灯，树灯，还有鸟灯
莲花在盛开，树木万紫千红，鸟扑棱棱地飞

灯挂满东大街、中大街、西大街的门楼
多像年轻漂亮的姑娘们
有的睫毛长长，有的眼睛亮亮，有的笑意盈盈

其古古城与我守候了多年
不管灯火多亮，文脉多深
如今“包你秀”“眉毛”和“佰吧”的业态
正潮流般漫过石板路
仿佛旧时光遇见了新日子的幸福

2026年2月18日
星期三
值班总编：董佩军
一版编辑：王菲
视觉/版式：虞君明
二版编辑：何菁
版式设计：汪菲菲

02